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绝唱》《幸福的黄手帕》等日本电影在中国家喻户晓,其中许多是朱实先生翻译的,给几代人留下难忘的记忆。朱实于2023年3月21日仙逝,享年97岁。我们是近四十年的忘年交,交往的记忆历历在目。

朱实原名朱商彝,笔名瞿麦,是著名翻译家、诗人,192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彰化。1949年,他在台湾读大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在地下党帮助下,乘轮船转道香港到达天津,后来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就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

80年代初,我在马鞍山市外办工作,马鞍山市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和时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室主任朱实联系交往较多,建立了友谊。1995年我调入上海工作后,我们经常在他家附近的餐厅小聚,他多次参加由我总策划的上海国际(中日)吟诗会。他的日语翻译精湛,所译作品和为中日交流所作的贡献,可谓“一树花开两地芳”。

1988年我去北京出差,见到了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他作为我的反映日本遗留战争孤儿小说《风媒花》封面题了字。我回到马鞍山后正好朱实从上海来了,他听说我在京见到了孙平化会长,便聊起了当年的“芭雷外交”。

1972年上海舞剧团赴日演出,孙平化任团长,朱实任秘书,他除了翻译之外,还要安排接待、联络、会见等事宜。访问团抵日后,恰逢田中角荣当选日本首相。正好这时,中国一个农业代

表团访问日本,周恩来总理委托赴日农业代表团秘书陈抗带信给孙平化和肖向前:“把荒地化成平地,盖起万丈高楼”,“永久向前进”,两句指示暗喻恰好融入两人名字,寓意他们要促成刚当上首相的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样,孙平化团长做日本政府上层沟通工作,演员表演做民间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9月底,北京的枫叶红了,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等来访,与中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随后周恩来总理陪同田中首相乘专机来到上海访问,朱实担任他们全程陪同翻译。听了朱实的回忆,我为他感到荣幸和骄傲,他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回想我与朱实第一次见面,他的同事梁民向我介绍,他翻译了《绝唱》《日本沉没》等许多电影,我大吃一惊,这些电影大多看过,翻译署名是瞿麦,想不到就是朱实,我很敬佩他。我的《风媒花》小说在中日出版后,朱实很高兴,撰写《〈风媒花〉在日本》刊载在《国际展望》杂志1989年第24期。

后来了解到,他在60年代初从事内部片翻译,作品有日本电影《松川事件》《啊!军歌》《啊!战友》《小林多喜二》等。七八十年代翻译了《金环蚀》《白衣少女》《啊!野麦岭》(续集)《蒲田进行曲》《寅次郎的故事》等大量日本电影,还翻译了电视剧《血的锁链》《蔷薇海峡》等,共计20多部。

因为翻译了许多日本影视片,他结交了一些日本影视明星朋友,如吉永小百合、高仓健、中野良子、栗原小卷等。他在日本任教期间,曾经去

昨晚与业内好友、歌唱家殷秀梅夫妇相约吃了一顿东北菜,有酸白菜大豆角,西红柿,有细的红薯粉条宽的绿豆粉条,有白豆腐黑豆腐,有凉拌的杂烩的红烧的高汤的,还有过油的锅包肉。秀梅是东北那旮旯的山东人,爱吃这一口,是习俗;我是广西那山里的江苏佬,也爱上了吃这一口,是嗜好。

沉浸在真情中的粗茶淡饭,杯箸都是美味,流淌在诚挚里的谈笑风生,分秒都透温暖。

席间秀梅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对耄耋夫妇,突发奇想地要在暮年重温一回第一次谈恋爱的经历。俩人约定了事先都不说破,只是在某日里去自己记忆中的相会地相会。到了那天,先生偷偷地换好了西服革履,手捧着鲜花早早来到了他记忆中第一次相会的公园。那可是一个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隆冬夜晚

《寅次郎的故事》拍摄现场探班,山田洋次导演请他当客串演员。高仓健、中野良子等来上海,都与他相叙。

翻译影视片要比翻译其他难得多,没有剧本,只能听译,人物对话要对口型,意思不能变,还要把握中日语言差异,与日本文化吻合,而朱实对这些轻车熟路。一次与朱实聊天,我告诉他,我在北大读书时,廖承志同志在北大东语系就读的女儿常来看望我同舍的一位同学,有时也聊上几句。朱实回忆,廖承志同志对他很赏识,每次来上海会见日本友人,都点名要他当翻译,后来还推荐他去北京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日语翻译工作。

后来,我还了解到,朱实翻译了不少中文译成日文的剧本,门类较多,主要有越剧《红楼梦》、昆剧《新蝴蝶梦》、话剧《家》《彼岸》、歌舞剧《凤鸣岐山》、儿童剧《马兰花》、木偶戏《孙悟空打白骨精》、电影《秋瑾》等,供剧团赴日本演出和电影放映时字幕之用。

朱实因为翻译戏剧作品,与巴金、孙道临等上海文化名人成为好朋友。他女儿朱海伦曾经对我说:“日本文化名人

耄耋夫妇的约会

郝钧剑

一推门,只见太太正优雅地坐在床上,翻阅着画册呢。先生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没来得及嚷嚷,太太已赶紧用被子遮面,并拿捏着用羞答答娇滴滴的十八岁少女声音说:“是妈妈不让去。”哈哈!老先生和老太太把初次见面记成两盆了!老先生记成了公园,老太太记成了床沿!

就这样聊着笑着,不知不觉,两小时就过去了。秀梅的先生爱吃锅包肉,我让饭店多做了一份,给他打包带走,第二天中午可以用微波炉加热,一样好吃。她先生特别开心地笑着拎走了。

啊!多么美好的故事啊,多么美好的夜晚啊。

如此这般的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如此这般的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

拜见巴金先生,巴老都特别要求父亲去担任翻译,一是父亲听得懂巴老的四川口音,更主要的是他的文学修养,能精准地翻译出巴老作品的意韵。

朱实汉诗底蕴深厚,日语水平高超,他学习、琢磨俳句,成为俳句创作、翻译汉俳的高手。他翻译了稻田汀子的《俳句入门》、吉田精一的《日本文学新史》、俳句集《花月

对坞村的“村上酒舍”进门后的长形小院短墙上有一株紫藤,流苏似的挂了一串串紫花,如一团团紫云堆。

紫藤为豆科紫藤属落叶缠绕大藤木,花期4至5月。周瘦鹃说:“立在紫藤棚下,紫光映照,瓔珞缤纷,还闻到一阵阵的清香,真觉得可爱煞人!”

村上酒舍的徐阿姨告诉我,紫藤是可以吃的。我觉得紫藤用来炒蛋最好,就像槐花炒蛋、茉莉花炒蛋一样,但紫藤花的靓丽色泽,却是槐花、茉莉花比不上的。



天》《日本现代俳句选集》等著作;担任过日本传统俳句协会顾问、日本俳句协会评议员。他不但教中国小朋友写汉俳,而且将他们写的汉俳译成俳句寄往日本参与汇编,一干就是30年。

朱实翻译的作品就像在中日漫山遍野盛开的鲜花,“蜂蝶劲舞花红美”,他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紫藤

何婉玲

谓之榆钱糕。四月以玫瑰花为之者,谓之玫瑰饼。以藤萝花为之者,谓之藤萝饼。皆应时之食物也。”藤萝饼,这是老北京记忆里的点心。张爱玲在《小团圆》写蕊秋“高高兴兴来会下厨房做藤萝花饼,炸玉兰片,爬丝山药”。藤萝饼我没吃过,我想,其做法应和云南的鲜花饼相似。

除了紫藤炒鸡蛋、藤萝饼、紫藤糕,还有将紫藤花熬煮为紫藤粥、紫藤酱的。以花入饌,自古不少,金银花、黄花菜、菜花、槐花、荷花、菊花、桂花等,都可料理为食。

紫藤花语含有沉迷的爱、执着的爱以及依依思念之意。它最爱山中高大苍劲的古树,拖着一身紫,像蛇一样扭身而上,将自身的繁花密叶一层层缠绕上去。一串串总状花序的紫花挂在高

对每一个跑者来说,赛道上有痛苦,但更有无尽的快乐:今天能否取得PB(个人最好成绩)?奖牌有何创意?是否能结识新的跑友?……但对于一名比赛监督来说,每一场比赛都如临大敌。确保赛事的安全与合规是我们需要承担的重任。

我作为马拉松的技术官员和比赛监督,参与过上百场比赛。到了任何一地,我们无暇顾及美景,无法按时吃饭、休息。我们满眼只见起终点拱门、A板、路线标识、折返点、计时地毯、补给站、移动厕所、电视转播机位等。这一切与马拉松相关的事物,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跑对路、计对时、判对名与抓对人”是技术代表时常挂在嘴边对全体裁判提出的要求。所谓跑对路,就是要确保赛道的布置和裁判员的引导能让运动员正确地跑完马拉松,既不能多跑,更不能少跑。计对时,就是要确保运动员能在每个计时点位记录下成绩,保证每个运动员都通过计时地毯。判对名看似是个简单的工作,但由于芯片计时的精确度为1秒,许多优

秀运动员在终点冲刺时的差距却往往在1秒以内,如果裁判不仔细观察,仅从时间上很难判出前后名次。在以往的比赛中,就出现过判错名次现象。这样低级的失误是绝不可以发生的。抓对人,是指对获奖或精英运动员的兴奋剂抽检不能有错检或漏检。兴奋剂检测一般按名次来抽检,同时也有对重点运动员的临时检测。如果名次判错或者赛后裁判未控制住需

裁判的幸福

吕季东

要检测的运动员,那就会引发不必要的兴奋剂事件。如果发生重点运动员中途退赛,未按规定到达终点,就会造成漏检,这更不允许发生。

作为裁判员,我在工作时,最担心的就是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每当有救护车呼啸而过,心中总会非常紧张,就担心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比赛一过关门时间,第一时间打听的几乎都是:有没有人送医院?有没有人进ICU?目前

生命体征如何?当得到全部跑者都安全完赛的消息时,我才会如释重负。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一场路跑赛事组织者必须遵循的原则。让每一个跑者安全完赛,是每一个裁判的心愿,更是比赛监督最重要的职责。随着马拉松在我国蓬勃发展的,中国田径协会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赛事管理经验,相关的赛事管理办法和办赛指南每年都在完善。根据我多年担任裁判的经验,可以说,中国的马拉松运动在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成熟了。

在跑者眼中,或许马拉松裁判的工作难度不高。确实,相对有些运动,技术细节的评判没有那么难。但马拉松运动的特点在于人数多、时间长、覆盖地域广、涉及群体广泛,因而责任异常重大。只有当各位选手都挂上了心仪的奖牌,我才会默默地在心里说:这一刻,真幸福。

十日谈 明起请看一组《时光里的妈妈》,责编刘芳。奔跑吧,向着光 责编:郭影

啊!他等啊等啊,等了好几个小时,太太都没来。先生怒气冲冲地赶回家,早上6点,石头按约来到酒店,陪我晨跑。路旁柔黄的灯光懒懒地亮着。天空高高挂着的星星,一闪一闪的,似乎在告诉我它的勤奋。或许,星星也在跑步? “哥,我们走”。见了面,没有二话,我们便向滇池跑去。

去年,女儿20岁生日那天,石头组织十几位跑友,用12个多小时,沿着滇池刷了一圈,总里程102公里。

石头瘦瘦的,看上去小小的。她虽然转业了,但20多年的军人素养,深藏在她的一言一行。

和石头相识是在2018年纪念汶川“5·12”地震10周年的首

届汶川马拉松终点。喜欢跑步的我们,从此惺惺相惜。

石头名叫石云川,9级医师,“抗震救灾”一等功臣。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当晚,正在值班的石云川果断报了名。唯一知道她决心的丈夫,来不及赶来给妻子送行,只能哽咽着在电话里对她说:家里有我,你自己保重。当晚11时,云川登上飞往成都的专机。没想到,下了飞机上了专车的云川一行,车子开出去没多远就无法前行:公路被震裂了,两边的山上石头不断滚落下来。他们心急如焚,却只得下车步行。只带了一名助手的云川,身背20公斤的医疗器械,和解放军指战员们一起,在老乡的带领下,沿小路向震中映秀镇攀爬而去。9个多小时后,一路没有合眼、吃饭的云川等人到达映秀。等候已久的老百姓高呼:解放军来了,我们有了。回忆到这里,正在跑着的云川哭了。她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太感动了。”

云川到达灾区后,被临时任命为野战急救医疗队队长。急救帐篷里,一边是不断的余震和随时会来的飞石;一边是不停送来的受伤灾民。

有一天,一个叫田应杰的9岁男孩被送了进来。小男孩的父母都已罹难,家里只剩下奶奶。小男孩已发烧到41.4摄氏度,加上受到惊吓,处于半昏迷状态。奶奶看着孙子,颤抖着断断续续地对云川说:“一定要救活我的孙子呀……”云川一把将男孩抱在怀里,迅速组织急救。4天后,田应杰终于清醒了过来。而云川,每天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只能睡4个小时。

有一天,她靠在帐篷边休息的镜头被电视报道出来。不知情的父母吃惊地说:这不是我家女儿吗?焦急的父母拎起电话就打了过去。云川在电话里说:“爸爸妈妈,你们身体都不好,怕你们担心,所以没跟你们说。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啊。”短短半个月,石云川救治的伤员达500多人,其中重伤28人。他们后来全都康复,恢复了正常生活。

2020年汶川马拉松,已是大学生的田应杰和其他被云川救治的青少年一起,拉着“亲人解放军,恩人石医生,欢迎你回家”的横幅,为云川助威加油。一眼认出了田应杰等人的云川,上前一把抱住了他们,激动的泪水止不住流淌。我在“学习强国”上看到这一幕时,同样激动不已。

5月12日,云川又将踏上汶川马拉松的征途。她说,今年是汶川地震15周年,我作为“中国力量”跑团特邀代表,一定要在这条赛道上跑下去。这是对自己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汶川人民最好的祝愿。

祝福汶川! 祝福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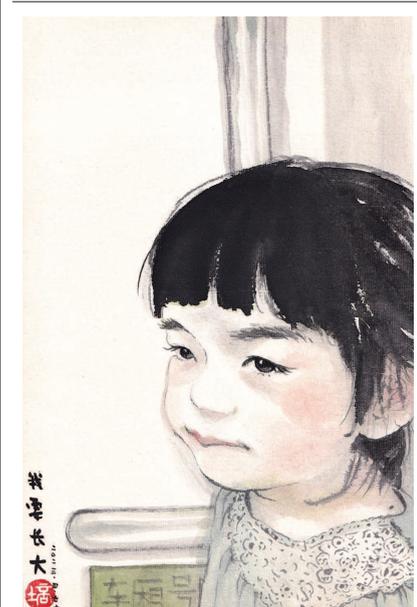
大的树上,像紫霞仙子,氤氲着一股极具侵略感的紫色仙气。

有人说紫藤志存高远,有人说它带着一身妖艳之气,也有人说它是辉煌之物。说它是辉煌之物的是日本宫廷女官清少纳言,她认为的“辉煌之物”有:唐锦、装饰刀剑、佛像之木片嵌画、藤花之串长

色佳者悬垂于松树。藤花带风,垂于松树,真如一条辉煌的紫色瀑布。

清少纳言喜欢紫藤花,她在《枕草子》中道:“藤花,以花串长,色泽美丽而盛绽者为最可观。”她喜欢藤花的紫色,认为藤花色是一种高贵的颜色,“高贵的事物,如在淡紫色的底衣上,加搭纯白的外袍”,她所言的“淡紫色”便是藤花色。

关于紫藤的诸多描写,我喜欢的是宗璞的《紫藤萝瀑布》:“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村上酒舍小院中的紫藤花,在阳光下,斜身倚靠短墙,风铃似的挂下一只只紫色袖珍绸布小鞋。我想终有一日,它也能长成宗璞笔下那条“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的辉煌紫色瀑布。



我要长大 (插画) 董培培